

做不完

的

紅樓

夢

李强 / 著

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

浮生著甚苦奔忙，盛席华筵终散场。

悲喜千般同幻渺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

漫言红袖啼痕重，更有痴情抱恨长。

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。

做不完的红楼梦



——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

• 李强 / 著 •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做不完的红楼梦: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/李强著.

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7.1

ISBN 978-7-5059-5455-7

I.做… II.李… III.曹雪芹(?-1763)-生平事迹

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5674 号

书 名	做不完的红楼梦——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
作 者	李 强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周完淳 白 滨
责任校对	胡首一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一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0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5455-7
定 价	22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书箱



香山正白旗39号“题壁诗”原貌



“曹雪芹书”瓷字对联



“曹雪芹书”瓷字对联

序

北京西山，山川秀美，地灵人杰。这块土地因为两件事而成为令后伏仰止的圣地：一个是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工程，标志着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巅峰之作的恢弘巨制“三山五园”；另一个便是与其同时代的、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的文学巨著《红楼梦》。它的作者曹雪芹因为这部传世之作，成为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化伟人。这两件令世人瞩目、令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大事，就集中在从圆明园到香山静宜园，十余公里直径，百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。

“三山五园”与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同时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：她们一个是有形的，一个是无形的；一个是供人们游览观赏，一个是令人们精神畅游。从诞生起，她们就在影响着民族文化的走向，她们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“流”，也是后世文化寻根的“源”。

中国古典园林之美，吸引着不绝如缕的海内外游客的脚步，而《红楼梦》更是让无数人为之痴迷。两百年间出现了数不尽的研究者和爱好者，李强同志就是这其中之一。

曹雪芹曾在西山一带生活创作,是他一生中唯一有着真实的友人题诗为证的经历,这一点得到了学界的共识。香山父老口耳相传的口碑资料,成为更为真切的佐证。但是,对于曹公具体居住何处、生活是怎样的、死后葬在何处等一系列问题,学界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。

北京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,是以原健锐营正白旗 39 号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。1971 年在这所房子墙壁上发现了曹公好友赠给他的对联——“远富近贫,以礼相交天下少;疏亲慢友,因财而散世间多”以及满壁的题诗而被疑为是曹雪芹的故居,从而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争论。胡德平先生在此考察多年,他的研究证明了此地即为曹公当年生活居住的地方。1984 年,在胡德平先生的力主下,北京植物园搬迁了周边居民,在此创建了国内首家曹雪芹纪念馆。但是客观地讲,关于 39 号院是否为曹公故居的争论直到今日从未停止过。

实际上,关于正白旗 39 号是否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论,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学术课题,它还关系着曹雪芹到香山的时间、《红楼梦》的创作地点、曹雪芹西山生活状态、曹雪芹与清廷等一系列的红学关键问题。

热爱一个事业,并勤奋而执著地投入,就总会得到回报,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《做不完的红楼梦——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》就是最好的佐证。

李强同志是曹雪芹纪念馆的老职工，早在1984年建馆之初，他就在纪念馆工作。二十多年来，他在见证纪念馆经历的风风雨雨的同时，一直执著于“曹雪芹在西山”的思考和探寻。正是他对纪念馆的热爱和对曹雪芹西山生活坚持不懈地研究，使得二十年后，在充分借鉴诸家学者成果的基础上，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观点，如39号院就是曹雪芹西山故居之一；曹雪芹是在西山完成了他的《红楼梦》创作；曹雪芹西山生活有较好的旗营固定收入保障等等……。其中有些观点并不是李强同志的首创、发明，在他之前胡德平先生和一些专家已经进行过相关论述。但是，李强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和论证，其特点在于他对史料、对档案材料的解读，是结合了清代社会背景、西山地域特点、旗营文化的特色，有着更为贴切的一面，因而也产生了更大程度上的可信度。这个功底，来自他的勤奋好学，也来自他二十多年来对西山丰厚文化遗存的实地堪踏。

对于李强同志书中观点正确与否，我不想妄加臧否，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，他的研究，会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以往成果的反思；他的研究成果，会对深入研究曹雪芹在西山的生活、创作，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。

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作为中国第一家，也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曹雪芹纪念馆，在过去的22年中，共接待了国家领导、国际友人和红学爱好者达五百万人次，成为传播西山文化、《红

红楼梦》文化、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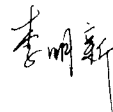
收藏、展览、教育与研究,从博物学的四大功能而言,我们做得很不够。这需要社会的支持和我们的努力。李强同志这本书,即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,也是纪念馆在学术研究上的探索,更是我们发挥教育与研究功能的尝试。

能够在纪念馆工作,是我们的荣幸,因而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,宣传曹雪芹与红楼梦,是我们的本分;让曹雪芹、《红楼梦》与“三山五园”一样,作为祖先赐予我们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能够世代地传承下去,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在李强同志《做不完的红楼梦——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》出版之际,我虽自度没有资格写序,但事关正白旗 39 号院、事关曹雪芹纪念馆的未来与发展,作为曹雪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,自当以明志为序。

2006 年 6 月 11 日

曹雪芹纪念馆副馆长





目 录

- 曹雪芹家世新论 | 1 |
- “世居沈阳地方”的确切含义 | 2 |
- “正白旗包衣人”的由来 | 9 |
- 曹振彦与曹家发迹 | 17 |
- 曹氏为正身满族人的佐证 | 49 |
- 曹雪芹在京城 | 55 |
- 一、回京归旗——曹家回京归旗的因由 | 55 |
- 二、衣食住所——曹氏京城生活始末 | 58 |
- 三、亲属往来——京城曹家的亲属往来 | 63 |
- 四、京城生活——曹雪芹的京城生活 | 76 |
- 五、思想意识的转变 | 86 |
- 曹雪芹的生卒年 | 91 |
- 曹雪芹在香山 | 111 |
- 曹雪芹离开京城到香山正白旗 | 111 |
- 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 | 118 |



曹雪芹

在香山正白旗

一、住所——曹雪芹的京城住所 | 119 |

二、旗营生活——曹雪芹的旗营生活 | 134 |

抗风轩中“题壁诗” | 151 |

关于《废艺斋集稿》 | 165 |

曹雪芹的“书箱” | 175 |

曹雪芹的真迹“瓷字”对联 | 182 |

一拳顽石——“一拳石”与《石头记》 | 206 |

元宝遗石——宝玉称谓的缘起 | 210 |

木石前盟——“木石前盟”的缘由 | 216 |

纵有千年铁门槛，终须一个土馒头 | 221 |

几家土番——《红楼梦》中“几家土番”的出处 | 227 |

河墙烟柳 | 231 |

广泉废寺——广泉废寺留诗篇 | 236 |

法海寺——出家法海寺的传闻 | 241 |

正白旗关帝庙——关帝庙内墨龙图的传说 | 244 |

秋色召人上古墩 | 247 |

曹雪芹去世前后的情形 | 255 |

曹雪芹的葬地——何处青山埋忠骨 | 269 |

曹雪芹故居 | 284 |

结束语 | 289 |

附录 | 292 |

一、《瓶湖懋斋记盛》 | 292 |

二、讲风筝历史的残文 | 299 |

三、风筝歌诀 | 300 |





曹雪芹家世新论

曹雪芹,作为我国清代的一位特殊的文学家,是有他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的。这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经历,是其上世在满洲关外的发展中所建立起来的。了解曹家这段历史,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曹雪芹。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言:“清朝开国后百年的曹雪芹,除了血液里还有‘汉’外,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。不但‘亡国’‘思明’的想法,放到他头上,令人感觉滑稽;即是‘明珠’‘顺治’等说法,在一个积世满洲旗家里生长起来的曹雪芹,中经变落,山村著书,却专为别人家或宫廷里‘记账’,造作无数的奇妙谜语去影射前朝的一班名士,——以他彼时的处境与心情而论,亦是万唯讲通的。”

因此,理清曹家关外历史,是考究、探寻曹雪芹生活状态不可缺少的历史内容,是认识理解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的动机用意及思想根源的条件。脱离满洲和曹家的发展历史,来探究曹雪芹是不科学的,用汉族血缘成分来认识曹雪芹同样也是不科学的。愚见以为,对曹雪芹本人产生巨大影响的,应是自曹家“八旗”到成



为“满族成员”以来，清朝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变迁。这是要撰此拙文的原因。

曹雪芹 在香山正白旗

“世居沈阳地方”的确切含义

曹雪芹的始祖曹世选(又作“锡远”)、高祖曹振彦,在未入旗时,生活在辽东。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卷七十四记载:

“曹锡远,正白旗包衣人,世居沈阳地方,来归年份无考,其子曹振彦,原任浙江盐法道。”

此条中“世居沈阳地方”,笔者认为应是泛指,即清代沈阳地区。

为了弄清此事,不妨让我们一起查看一下有关史料:

吴葵之《吉州全志》卷三《职官》页四:知州——国朝·顺治:“曹振彦,奉天辽东人,七年任。”

嘉庆《山西通志》卷八十二《职官》页五十六吉州知州:“曹振彦,奉天辽阳人,贡士,顺治七年任。”

《大同府志》卷之二十一《职官》大同府知府:“曹振彦,辽东人,贡士,顺治九年任。”

《敕修浙江通志》卷一百二十二《职官》十二·国朝职官姓氏,文职下,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:“曹振彦,奉天辽阳人,顺治十二年任。”

《重修两浙盐法志》卷二十二叶九《职官》二,官纪·两浙都转





运盐使盐法道：“曹振彦，奉天辽阳人，生员，顺治十三年任。”

在这些史料中，对曹振彦的籍贯，有两种提法：一为奉天辽东人；二是奉天辽阳人。虽一字之差，确有着割不断的关系。下面就谈论一下有关这方面的事情。

《辞海》中的“奉天”条：

奉天：府名，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自辽阳移辽阳府于盛京（今沈阳市）改为奉天府。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置承德县为府治。清初辖境，相当今辽宁辽河以东地区。其后屡有改变，清末有今辽宁辽河以东，铁岭、开原、法库以南，千山、碧流河以西地区。

无论是清初还是清末，辽河以东地区均属奉天辖境。且“辽河以东地区”简称为“辽东”，即辽宁省东部和南部。而早在战国时，燕便在襄平（今辽阳市）置辽东郡，辖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地区。明朝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置定辽都卫，



八年改为辽东都司。治定辽中卫（今辽阳市）辖今辽宁大部。辽阳，即为辽东首府。

因此，史料上记载的曹振彦“奉天辽东人”“奉天辽阳人”都是无误的。就是说，言曹振彦为“奉天辽阳人”并不为过；说曹振彦为“奉天辽东人”更为准确。

那么，如何看待“世居沈阳地方”呢？从字面上看，不可理解为“世居沈阳”。因为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。“沈阳地方”带



曹雪芹

在香山正白旗

有较之“沈阳”更为广泛的区域内容。而“沈阳”则是专指“沈阳城”，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市。按史料记载：沈阳，初为沈州。渤海国置，后废。契丹太宗复置，治乐郊，辖今辽宁省沈阳市，灯塔县地。元元贞二年（1296年）改为沈阳路。治乐郊城为沈州。辖境相当今沈阳市及西至新民县附近，南至辽阳市附近，北至开原县附近地区。这是元代时期沈州（沈阳）辖境的状况（概念）。显然，沈州是元代“沈阳（路）地方”的中心。到了明代，状况大变。明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镇守辽东总兵官由广宁城移驻辽阳城，曾于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改置的“沈阳中卫”此时不过是辽东总兵官下管的一个防区。至此，元代的“沈阳地方”中心沈州被明代辽东地区的中心——辽阳所取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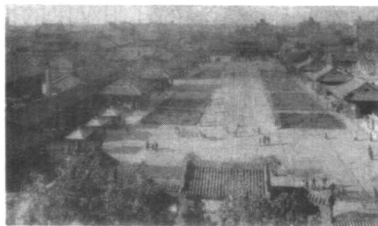
明天启元年即后金（清）天命六年（1621年）春，努尔哈赤先后攻取了沈阳、辽阳及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座城堡。并于这年四月迁都辽阳，建东京城。这时的后金统治者基本上沿袭了明代辽东地区以辽阳为中心的建置。问题的变化出现在天命十年（1625年）努尔哈赤再次迁都。将后金的统治中心由辽阳转移到沈阳。从此也变更了辽阳与沈阳的隶属关系。清朝定鼎北京后，盛京（沈阳）为留都，特设大臣一人，副都统二人，以及每旗驻防章京等留守。后改驻防大臣为昂帮章京。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改称“镇守辽东等处将军”。后增设吉林、黑龙江等省驻防将军。盛京驻防将军只管奉天地区。其下辖副都统4人，分守兴乐、凤凰、辽阳、开原。

自1625年清迁都于沈阳始，辽阳便隶属于“沈阳地方”了。（即：西至新民，南至辽阳，北至开原等地的行政、军事区域），辽阳既属辽东，又属奉天，所以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中“曹振彦，世居





沈阳地方”和《吉州全志》中“曹振彦，奉天辽东人”同属一个含义。故此，我们切莫把“世居沈阳地方”理解为“世居沈阳”。那样，就会得出“曹家世代在入旗前居住生活在沈阳城”的错误认识。这就和“奉天辽阳人”的记录产生巨大的矛盾以至难以为继。



综上所述，“世居沈阳地方”，应释为“曹雪芹上祖在入旗前居住生活于以沈阳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的‘沈阳地方’”。至于说到曹家世居地点，是开原还是铁岭；是沈阳还是辽阳等等，这是另外一个“曹学”上的问题，在此暂且不论。

也许有人要问，辽阳曾为后金“国都”，尽管只存在了四年，但它在女真发展史上也具有深远意义，为何不用“世居辽阳地方”，而用“世居沈阳地方”呢？

其因在于，自明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镇守辽东总兵官由广宁移驻辽阳。至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努尔哈赤攻占前，辽阳逐为辽东繁华之区，尝有“辽阳春似洛阳春，紫陌飞花不见尘”的诗句。辽阳不但是明朝辽东的首府，还是明朝统治整个东北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它对东北人民的影响极大，是广大东北人民服从明朝统治的象征。所以，后金迁都辽阳仅仅四年（1621年3月~1625年3月）努尔哈赤便决意再次迁都到仅有辽阳城一半大的沈阳城。此间除了沈阳经济、军事和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外，更有其关键的政治因素，即后金政权与明朝辽阳人民的矛盾。

后金进入辽阳城后，对辽阳汉民实行民族压迫政策，激起了



曹雪芹 在香山正白旗

原本对后金不满的辽阳汉民的愤慨。他们以逃亡、投毒、暴动等多种形式抵制后金的政策,反抗后金的暴戾统治。到努尔哈赤决意迁都这年,因闹粮荒,辽阳城的社会秩序异常混乱,逃亡人数巨增。致使后金统治者无法在宫中议政。辽阳人民的举动和对后金统治者的态度,直接影响着辽东乃至东北地区人民对后金统治的不满情绪。后金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,转移人民视线,改变后金在人民心中的形象,巩固后金政权,便于进攻明朝,入主中原。而迁都于沈阳,建立更具女真特色的国都。这在女真发展史上有着更为重大深远的意义。另外,由于女真人在辽阳的遭遇和迁都的举动,不敢说没有被汉人驱逐之论,也有后来的满人对“辽阳”忌讳之习。所以满人一直称辽阳为“东京”或“襄平”,而少用“辽阳”二字。况且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成书于乾隆九年(1744年)。此时的盛京沈阳在国人眼里是一个极为神圣的地方,其地位早已高于辽阳。正因如此,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的编撰者们才用“世居沈阳地方”以示其历史意义。如果当时努尔哈赤不迁都,仍以东京辽阳为国都,那么,在后来编撰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时,肯定会出现“世居辽阳地方”的字样。

既然我们已知晓了“世居沈阳地方”的含义,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曹雪芹的上世是何时何地“入旗”成为“正白旗包衣人”的。这就必然涉及到曹家“著籍襄平”的事件。

1975年冯其庸先生和李华先生在查阅有关材料的过程中,发现了两篇关于曹雪芹家世的内容。但在文字上略有增删。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了解曹雪芹家世(入关前)更为翔实清晰的史料。

其一,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未刊稿本《江宁府志》卷十七“宦迹”中载:

